

丰收图

丰 收 图 (二人轉)

看 閨 女 (二人轉)

洼 地 献 粮 (二人轉)

錦 綉 山 乡 (小 調)

苹果紅滿坡 (表演唱)

春风文艺出版社

车 歌 图

☆

春城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陽市大西路二號同心大廈12號）遼寧省文化局書刊出版業登記證出字第3號
沈陽新华印刷厂印刷 遼寧省新华书店發行

787×1092毫米 1/32印張·14,000字·印數：1—20,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10198·379 定價(5)0.08元

丰 收 图 (二人转)

高 地

女：大雁南飞一色秋，

男：六亿神州庆丰收。

女：人民公社力量大，

男：名扬四海震全球。

女：唱一唱辽南盖平县

男：城东十里凤凰沟。

女：沟前沟后群山抱，

男：一道小河清水流。

女：前山果树披锦绣，

男：后山大苗挂银球。

女：小河两岸垂杨柳，

男：鹅鸭成群水上游。

女：片片草地牛羊走，

男：坡坡梯田绿油油。

女：唱不尽红旗公社繁荣景象，

合：单表那老两口子夸丰收。

男：老头名叫周传久，

女：老婆名唤刘金秋。

我是社员参加农业生产，

男：我是工人打铁会把农具修。

女：这一天秋高气爽天晴朗，

男：公社里开镰闹秋收。

女：老婆我在田里忙把棉花拣，

男：老汉我支援秋收进山沟。

女：猛抬头看见羊肠道上有人走，

看样子好象俺老头子大老周。

男：站在山岗往下望，有人把我瞅，

手打眼罩仔细看，还是老伴刘金秋。

女：（白）“喂！老头子！”

男：（白）“喂！老婆子！”

女：“你为啥不在工厂把活干？”

男：“你为啥不做针线在炕头？”

女：“我为公社来把棉花拣。”

男：“我支援秋收来把农具修。”

女：老婆我一听乐的直拍手，

男：老汉我笑的前仰后合晃晃悠悠。

女：老婆我忙招手就把老头喊：

（白）“老头子，你快过来呀！”

男：“我还得先找支书接接头。

（白）老婆子，别着急，我先到队里找支书把
介绍信交上。”

女：（白）“你找不到啊！”

咱支书不在队里把椅子坐，

你到队部白跑腿还得乱碰头。”

男：（白）“他上哪了？”

女：“要找书记你非得跟我走，

凤凰沟山上山下他把脚印留。”

男：老汉我闻听拍手称赞，

咱支书真是社員的好打头。
我迈步下山崗就往前走——

女：“老头子，別急你把步留。
快放下身上的大包裹，
先帮我拣两壠回到南头。
我領你找支书两不耽誤，
順便我領着你觀賞丰收。
你走遍山区平原各个公社，
看一看咱社棉花拔不拔头？”

男：“这棉花朵大絮长长的好，
真正是一个持大的丰收！”

女：“咱支书是一名植棉能手，
誰不知好当家的洪振舟。
春耕时他亲手把种撒，
夏鋤时深耕細作他带头。
打尖打杈打农葯，
样样活計他都熟。”

男：（白）“到地头了。”

女：（白）“走吧，咱找支书去。”

男：（白）“上哪去找啊？”

女：“鳳凰山頂往下瞅，
哪里人多他在哪里头。
老头子，你順我的手儿瞅，
小河北岸什么熟？”

男：“好象金毡把地鋪，
那是一片水稻正成熟。”

女：“你再往稻田北边瞅，

什么随风飘飘直点头？”

男：“那是一片谷子地，
牛尾长的谷穗随风直点头。”

女：“转过身来你再往南岸瞅，
什么好象舞红绸？”

男：“大片的高粱红似火，
随风摇摆舞红绸。”

女：“南山那是什么树？
什么累累压弯枝头？”

男：“南山长满果木树，
苹果累累压弯了枝头。”

女：“东沟里什么翻波浪？
谁在水上把船游？”

男：“水库座座翻波浪，
社员打鱼庆丰收。”

女：“北山人群把啥做？
为啥挎筐担篮云中游？”

男：“放蚕姑娘摘大茧，
好象那七仙女下凡云里游。”

女：“再往山下仔细瞅一瞅，
割完的庄稼地里什么嘟嘟直转游？”

男：“拖拉机秋翻地嘟嘟地响，
社员都叫它大铁牛。”

女：“你看谁在铁牛上边坐？”

男：“噢！咱们支书洪振舟。”

女：“要找支书你快点走。”

男：“我还有几件事情问根由。”

一問你咱这山沟过去怎么样？”

女：“山穷水尽人人愁。”

男：“二問你如今又怎样？”

女：“五业俱全大丰收。”

男：“三問你将来能怎样？”

女：“康庄大路党領咱来修。”

男：“再問你今年丰收从何得？”

女：“这些事全在心里头：

公社成立五年整，

力大无穷震全球。

党的政策金光閃，

社員干劲貫斗牛。”

合：“人民公社无限好，

万古千秋保丰收！”

看 閩 女 (二人轉)

刘 克 剛

女：一輪紅日照四方，
男：閩山脚下好风光，
女：风吹稻谷层层浪，
男：漫山遍野梨果香。
女：今天不把別的表，
男：唱一唱軍屬王大娘。
女：王大娘今年五十六岁，
男：生活幸福心里亮堂。
女：老头子他在商店当經理，
男：王大娘管理家务里外忙。
女：大儿子帶着媳妇在工厂，
男：二儿子今年应征把兵当。
女：女儿菊香找了个好对象，
男：嫁在那城北山区張家庄。
女：自从菊香过門后，
男：大娘她总也沒去張家庄，
女：成年住在城市里，
男：起早貪黑把家务忙，
女：这一回我得下乡去一趟，
男：瞧瞧女儿小菊香。
女：王大娘我換了一件新夹袄，

男：挎起一筐苹果走出房。

女：穿小巷过胡同来到大街上，

男：見街上人来人往鬧嚷嚷。

女：工厂里的机器隆隆响，

男：商店門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进进出出，你
拥我挤擰成帮。

女：观不尽城市的繁荣景象，

男：出城門上大道直奔張家庄。

女：大道上嘟嘟嘟汽車来回跑，

男：胶輪大車一輛一輛排成行。

女：有的是拉着粮、棉、梨、果进城市，

男：有的是滿載貨物送下乡。

女：騎自行車的一个挨着一个跑，

男：有小伙子还有大姑娘。

女：（白）“哟！你这个姑娘，

騎車子可得注意点，

好玄撞坏了我的苹果筐。”

大娘我走着走着身上热，

累得我汗流滿面湿透衣裳。

我不免站在路旁歇歇腿，

看一看哪輛車去往張家庄。

左一輛右一輛都不認得，

也不知都去哪社、哪队和哪庄。

看罢多时我才認得了人一个，

“你可是菊香的二叔公、我的老亲家、名叫張
老祥？”

男：（白）“这不是亲家母嗎？

你挎个小筐往哪去？”

女：“我要看看你的侄媳妇我那小菊香。”

男：（白）吁！

“亲家母赶快上车吧，
我现在就回张家庄。”

女：王大娘我坐在大车上，
眼望着路旁的庄稼开了腔：

（白）“车老板，唉，亲家呀！
今年的庄稼长的可真好，
一片比着一片强。”

男：（白）“老太太，唉，亲家母呀！
如今农村大变样，
人民公社一年比着一年强。”

女：你看那苞米棒子粗又大，

男：真好象捶衣棒捶那么长；

女：你看那高粱穗子招人爱，

男：真好象万粒珍珠放红光；

女：你看那丰满的谷穗迎风摆，

男：真好象金子铺地一片黄。

女：你看那朵朵棉桃咧嘴笑，

男：真好象大地盖了一层霜。

女：一望无边丰收景，

男：大车飞跑过村庄。

女：庄庄都是新气象，

男：无数新房排成行，

女：青砖红瓦样式美，

男：家家都安玻璃窗。

女：加工厂的机器隆隆响，
男：推谷磨面碾高粱。
女：铁匠炉正在赶制新农具，
男：左一锤子右一榔头响叮当。
女：木工组也在忙着修車輛，
男：修好大車送公粮。
女：商店門前更熱鬧，
男：有买有卖好象到了集市上。
女：村中間修个俱乐部，
男：黑板报和光荣榜配在两旁。
女：有线广播正在高唱《社会主义好》，
男：社員們越听心里越亮堂。
女：庄东头修起一所中学校，
男：紧挨着小学只隔一道墙。
女：走出村庄上山崗，
眼前更是一片好风光。
男：（白）駕！駕！喔吁！
“亲家母你可要坐稳，
下坡就到張家庄。”
女：（白）“噢！亲家，你走錯路了吧？
曾記得过去張庄不这样，
南山北岭秃光光，
道路崎岖难行走，
遍地豺狼把人伤。
大姑娘出嫁不能把車坐，
穿着綠褲紅袄用步量。
哪有这滿山松柏

男：葱葱綠？

女：哪有这金黃梨果

男：滿山香？

女：哪有这层层梯田

男：賽宝塔？

女：哪有这笔直公路

男：平又光？

女：哪有这清澈如鏡

男：大水庫？

女：哪有这綠树成蔭

男：一行行？

女：哪有这隆隆山响

男：发电站？

女：哪有这紅紅綠綠

男：新厂房？

女：亲家呀！你光顧唠咯忘了認路，

坐在車上，迷迷糊糊、晃晃蕩蕩、信馬由韁，

八成是走錯了庄！”

男：（白）“亲家母！

你不要坐在車上胡猜想，

我閉着眼睛也能摸到張家庄。

山区的新面貌天天在变化，

看新事不能再用老眼光。

这是公社化的偉大成就，

三面紅旗放光芒，

党領導群众搞建設，

修梯田、筑公路、搞发电、建水庫，奋发图强。

改变了过去的穷困面貌，
现如今幸福生活赛过天堂。”

女：“亲家呀，你不要把我见笑，
这是我少见多怪把你冤枉。”

男：“亲家母，你是城里人不知乡下事，
出来看看心里更亮堂。”

女：“哟！净和你唠咯没注意，
我还买了几斤苹果你尝尝。”

男：“亲家母你可白费了好心思，
咱队满山的苹果喷喷香。
我在院里栽了两棵树，
前天还摘了两大筐。”

女：“哟，几年我未到张家庄，
张家庄真是大变样……”

男：“要说变样真变样，
今年的大丰收更不寻常，
眼目前的景象还不算，
过几年，张庄还要建天堂。”

女：说话间车到菊香大门口，
王大娘乐乐呵呵走进房。

男：娘两个见了面格外高兴，
又问暖又问寒唠起家常。

合：这本是王大娘看闺女一个小段，
下一回咱再唱菊香进城看爹娘。

洼地献粮（二人转）

于廷仕

合：风吹柳梢响沙沙，

小鸟串枝叫喳喳。

阳春送暖柳吐绿，

遍野枯草发嫩芽。

女：党支部召开老农参谋会，

男：青年队长也都参加。

女：刘书记讲话刚完桌边坐，

男：墙角边站起王振华。

王振华脑子聪明心伶俐，

“赛诸葛”是他自己夸。

“赛诸葛”站在墙角开言讲：

“我半辈子务农种庄稼，

党号召多种多收我拥护，

只有那多种产量才能增加。”

女：刘书记忙问：“西大洼能种不能种？”

男：“赛诸葛”摇头把首发：

“不是我姓王的自个夸，

也别说是死脑袋瓜。

西大洼万万种不得，

就是种了连工带种全白搭。

宣统年间有人把它种，

长了一地高粱、谷子、好芝麻，
眼望丰收人人乐，
想不到七月大江把水发。
只淹的高粱露紅穗，
只淹的谷子連根拔，
只淹的苞米酸了棒，
只淹的水上漂起綠芝麻。
从此无，再敢种，
青蛙水鴨安了家。”

“賽諸葛”話音剛一落，

女：窗边站起柳春花，

“王振华你說的都是实情話，
西大洼果真是鴨安了家。”

男：“賽諸葛”不知姑娘話里含意，

心里乐的开了花，
真不愧人家初中毕业，
道理透彻实可夸。

听着听着动了气，

心里倒不滿柳春花。

你說是現在不是从前时代

啥时代也得靠天长庄稼。

我吃的咸盐比你看的堆堆大，
乍出茅廬懂个啥。

你休想在西洼結出粮食粒，

你休想讓西洼长出庄稼。

女：參謀会有头无尾休了会，

男：不欢而散各自回了家。

女：刘书记独对孤灯暗思索：

男：心里佩服柳春花。

能不能启发她接受这个任务，

让她带头耕种西大洼。

女：西大洼土质肥沃三十垧，

男：开地种田粮食大增加。

女：究竟西洼能不能种？

男：究竟西洼收不收庄稼？

女：越思越想越是坐不住，

男：何不到西洼做个实地调查。

披上衣服推门往外走，

但只见高空悬挂一弯月牙。

女：大雁北飞空中叫，

男：小水鸭掠空而过叫唧唧。

女：凉风阵阵扑人面，

男：路边水沟结冰碴。

下了西山往北拐，

前面来到西大洼。

西大洼里有个黑影，

莫非是我的眼睛发了花。

揉揉眼睛留神看，

确是一人好象在找啥。

间声：“何人来到此？”

女：“我是青年队长柳春花。”

男：“你到这里为何事？”

女：“我来看看西大洼。

就凭这烂草黑泥土肥沃，

就凭这油黑土質摻黃沙，
‘賽諸葛’他說不能種，
在我看這裡能長好莊稼。
劉書記，請求組織批准我，
帶領青年耕種西大洼。”

男：“你計劃說說看。”

女：春花一旁把話答：
“趁此春凍拉沙土，
爛草稀泥下壓，
西邊種高粱和谷子，
東邊種上十畝蓖麻，
正中間洼地種玉米，
保證長出好莊稼
為防水害把江堤修築，
靠江口修築一個大閘。”

男：“你的計劃很周到，
批准你們開荒西大洼。”

女：第二天，青年大隊齊出，

男：大洼旁邊把營扎。

女：請來老農當指導，

男：春花帶頭奮戰西大洼。

一挑挑沙土洼中倒，
一堆堆雜草土下壓。
一滴滴汗水連串落，
一聲聲笑語蕩漾在西洼。
柳春花領導青年改良土壤，
劉書記帶來社員幫助修水閘。